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七百五十四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十九

宣公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辰陵穀梁作夷陵杜注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

亭在今河南

陳州西南

左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

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

(宣)

十

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是時楚莊盛彊主盟中國蓋齊晉方有事於莒狄  
各營其私置亂賊而不問陳鄭知中國不足恃故  
折而附楚也

附錄

楚左尹子重侵宋

子重公子嬰齊莊王弟

王待諸郟

郟杜注楚

地在河南項城縣境

令尹蒍艾獵城沂

艾獵孫叔敖也沂杜注楚邑在今河南真

陽縣境

使封人慮事

封人其時主築城者慮事謀慮計功

以授司徒

司徒掌役

量功命日

命作日數

分財用

財用築作具

平板榦

榦榦也牆兩頭立木板在

兩旁障土者稱畚築量輕重畚盛土器程土物為作議遠邇

均勞略基趾略行也具饌糧饌乾食也度有司謀監事三

旬而成不愆於素不過素所慮之期也傳言叔敖之能使民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欒函欒函杜注狄地

左傳晉卻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

晉赤狄潞氏最強秋會于欒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

大夫欲召狄卻成子曰吾聞之作德莫如勤非勤何

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

勤則功繼之

詩曰文王既勤

止

詩頌文王勤以創業

文王猶勤况寡德乎

穀梁傳

不言及外狄也

陳夏徵舒爲亂楚方伸大義於天下晉爲霸主乃孜孜於羣狄至往會馬卑亦甚矣直書其事深譏之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公羊傳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

據下入陳稱子

貶曷爲貶

據徵舒有罪

不與外討也辟天子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

也雖內討亦不與也雖自討其臣下亦不得與曷為不與實與而

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

殺梁此入而殺也其不言入何也據入國乃得殺外徵舒于

陳也其外徵舒于陳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若書楚子入陳

殺夏徵舒則入者內不受是無  
以表徵舒之悖逆故先言殺

丁亥楚子入陳

穀梁傳

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  
使夷狄為中國也

徵舒在株林為陳南邑楚莊先經其地執而殺之  
而後入陳不言楚子而稱人討賊之文也然當時  
楚實利陳後雖聽申叔時之說能復封陳而置夏  
州納亂臣存亡興滅顧若是乎舜跖之分其始在



善利之間耳討賊者衆人之公義故殺徵舒書楚人縣陳者一人之貪心故入陳書楚子罪人既得其入也何為哉胡氏安國謂不書取陳而書入為未滅之辭非也楚實未嘗取陳以實書耳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寧公羊作寧

左傳

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

十年夏徵舒弑君

謂陳人無

動將討于少西氏

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

遂入陳殺夏徵舒轅

諸栗門

轅車裂也栗門陳城門

因縣陳

滅陳以爲楚縣

陳侯在晉

靈公子成

公申叔時使于齊

申叔時楚大夫

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

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

縣公皆慶寡人

楚縣大夫皆僭稱公

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

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

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

蹊徑也

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

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

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

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

其懷而與之也

謂譬如取人物于其懷而還之為愈于不還

乃復封陳鄉

取一人馬以歸謂之夏州

示討夏氏所獲

故書曰楚子入陳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

沒其縣陳本意而以討亂存國為文

善其得禮

公羊傳 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納公黨與也

寧儀行父本以助公

見絕故言納公黨與

穀梁傳

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

輔相鄰國

有不能治民者而討其罪人則可曰  
猶可者明鄰國之君無輔相之道  
入人之國制人

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

二人與昏淫當絕而楚強納之是制

人之

上下

二人致亂之臣國所不容楚子不殺而反納之必  
因其來奔許以陳輸楚故使執其國柄為主於內  
而陳自是從楚不敢貳則其無誅惡之實心不可  
掩矣孔寧儀行父之奔不書必孔子削之也書奔  
則習其讀者或疑二人能請討於楚而其惡隱矣

附錄  
左傳

厲之役鄭伯逃歸

蓋在  
六年

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

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

為明年楚  
圍鄭傳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公羊  
傳

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

據惠公殺里克  
不書卓子葬

君子辭也

君子之心無私故  
討賊不間內外

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

討之而無所討也

弑逆之賊人皆得討蓋綱常所在非有彼此之殊也徵舒雖為楚殺陳之臣子亦可以釋憾矣故靈

公得書葬

楚子圍鄭

左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

卜臨于大宮

臨哭也

且巷出車吉

出車于巷示將見邇不得安居

國人

大臨守陴者皆哭

陴城上僻倪皆哭所以告楚窮也

楚子退師鄭人

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

退師猶不服故復圍之九十日

入自皇門

至于達路

塗方九軌曰達

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

不為

天所佑

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

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

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桓

武不泯其社稷

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桓公武公鄭始封之君也

使改事君

夷于九縣

夷比也楚滅九國以為九縣莊十四年滅息十六年滅鄧僖五年滅弦十二年滅黃

二十六年滅夔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滅蓼十六年滅庸傳稱楚武王克權又稱文王縣申息凡十一國不知何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以言九

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

平潘甝入盟子良出質

潘甝楚大夫  
子良鄭伯弟

以傳考之凡入國者必陵暴殘毀有所俘獲楚子  
入郭門至于逵路而退師許盟秋毫無犯義不得  
書入胡氏安國謂即其國都而書圍為從輕典非  
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邲杜注鄭地今河南鄭州東有邲城

左傳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

代郤

先穀佐之



先穀菟季

士會將上軍

河曲之役卻缺將上軍宣八年代趙盾將中軍士會代將

上 卻克佐之

卻克卻缺子代史駢

趙朔將下軍

代藥

藥書佐之

藥書藥盾

子代趙朔

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

嬰齊趙盾異母弟

鞏朔

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

荀首林父弟趙同嬰

齊 韓厥為司馬

韓厥韓萬玄孫

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

還

桓子林父

曰無及于鄭而勦民

勦勞也

馬用之楚歸而動

不後隨武子曰

武子士會

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

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

言無釁不可動

楚軍討鄭

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

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

不罷勞君無怨讜政有經矣荆尸而舉

楚武王始更此陳法遂以

為名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為教

為宰為教孫叔敖宰令尹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

在車

之右者扶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前茅

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為主

慮無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踰伏皆持以絳及白

為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

也茅明也或曰時中權後勁

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為殿

百官象物

楚以茅為旌識

而動軍政不戒而備

物謂旌旗畫物類也戒勅令

能用典矣其君

之舉也內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賞不失

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

旅客來者施之以惠舍不勞役

君子小人物

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

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

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

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

仲虺湯左相薛之祖

巢仲之後

取亂侮亡兼弱也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洵詩

頌篇名美武王能遵天之道

者昧也

者致也致討于昧

武曰

無競惟烈

武詩頌篇名競強也言克商功業實無強也

撫弱者昧以務烈

所可也

言當務從武王之功業撫而取之

彘子曰

彘子先穀

不可晉所以

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

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

非夫也

非丈夫

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

為也以中軍佐濟

佐彘子所帥也濟渡河

知莊子曰

莊子荀首

此師

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三三

坎下坤上師

之臨三三

兌下坤上臨師

初六變而之臨

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

衆散為弱

坎為衆今變為兌兌柔弱

川壅為澤

坎為川今變為兌兌為澤是川見壅

有律以如己也

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坎為法象今為衆則散為川則壅

是夫法之用從人之象

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

竭敗也坎變為兌是法敗

盈

而以竭

水以盈為功竭則敗

天且不整所以凶也

水遇天塞不得整流則竭

酒不行之謂臨

水變為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

有帥而不從臨孰

甚焉此之謂矣

譬彘子之違命亦不可行

果遇必敗彘子尸之

尸

主此禍

雖免而歸必有大咎

為明年晉殺先穀傳

韓獻子謂桓子

曰獻子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

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

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

楚子北師次于郟沈尹將中軍沈縣名或作寢杜注寢汝陰固始縣子

重將左子反將右子反公子側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

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參伍奢之祖父令尹孫叔敖弗

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

由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

之內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

迴車南鄉旆軍前大

旗

伍參言于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

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

師在敖郟之間

管杜注滎陽縣東北有管城在今河南鄭州北敖郟杜注二山在滎陽縣

西北今河南滎澤縣西北有敖山

鄭皇成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

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

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

承繼也

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

服鄭于此在矣必許之藥武子曰

武子藥書

楚自克庸以

來

在文十年六年

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

討治也于

于曰也

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

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

卒無後訓之以若教蚡冒筭路籃縷以啟山林

筭路柴車

籃縷敝衣言二君勤儉以啟土

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

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



而微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

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

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

右廣初駕數及日中

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

內官近官序次也

以待

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

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

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

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

咎之徒也

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徒黨也咎指彘子

趙莊子曰欒伯善

哉

莊子趙朔欒伯武子

實其言必長晉國

實猶充也

楚少宰如晉師

少宰官名

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

行也

二先君楚成王穆王

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

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

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

敢辱候人

候人主賓客之官

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

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

言誤對

寡君使羣臣遷大

國之迹于鄭

也 遷徒

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

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

日 有期

楚許伯御樂

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

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和以疑晉之羣師

許伯曰

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

靡旌驅疾也摩近也

樂伯曰吾

聞致師者左射以蔽

左車左也蔽天之善者

代御執轡御下兩

馬掉鞅而還

兩飾也掉正也示閒暇

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

壘折馘執俘而還

折馘斷首

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

左右角之

張兩角從旁夾攻之

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

進矢一而已麋興于前射麋麗龜

麗著也龜背之  
隆高當心者

晉

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  
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  
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

錡魏犇子  
欲為公族

大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

楚潘黨逐之

潘虺子

及滎澤

滎澤杜注在  
滎陽縣東

見六麋射一

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于鮮敢獻于

從者叔黨命去之

即潘黨

趙旃求卿未得

旃趙穿子

且怒于

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

命而往卻獻子曰

獻子  
卻克

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

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

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

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于好

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

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

帥將也  
覆為伏

兵七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

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于楚軍

二人雖俱受命而行

不相隨趙旃在後至

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

布席坐示無所畏

楚

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

說

說舍也

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

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

楚王更迭戴之故各有御右

乙卯王乘

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

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輓車逆之

輓車兵車名

潘

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

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

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

詩小雅元戎戎車在前也

軍志曰

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

軍桓子不知所為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

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

兩手曰掬

晉師右移上軍未動

餘軍皆移去惟工軍在

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

經所以書戰言猶有陳

工尹齊楚大夫右拒陳名

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

二子

楚大夫唐杜注屬楚之小

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

國義陽安昌縣有上唐鄉

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

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

游車補闕者

從唐侯以為左拒

以從上軍駒伯曰

駒伯卻克

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

萃于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

乎

同奔為分謗不戰為生民

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

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

尸止也軍中易乘則恐人惑

自是楚之乘廣先左

以乘左得勝故

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

廣兵車重故不能進

楚人憘之脫扃

憘救也扃車上兵闌也

少進馬還又



基之拔旆投衡乃出

還便旋不進旆大旗也拔旆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

顧曰

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

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

其二子乘

逢大夫晉人

謂其二子無顧

不欲見趙旃

顧曰趙叟

在後

稱叟

怒之

怒其違命

使下指木曰尸女于是授趙旃

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

表所指木取其尸

皆重獲在木下

兄弟

累尸而死

楚熊負羈囚知瑩知莊子以其族反之

負羈楚大夫知

瑩知莊子之子族家兵反還戰

厨武子御

武子親騎

下軍之士多從之

知莊

子下軍大夫故

每射抽矢散納諸厨子之房

抽摧也最好箭房箭舍

厨

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

蒲楊柳可為箭

董澤之蒲可

勝既乎

董澤杜注澤名河東聞喜縣東北有董池陂今屬山西平陽府

知季曰不以

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

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

穀臣楚王子

以二者

還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

有聲

言其兵衆將不能用

丙辰楚重至于邲

重輜重也

遂次于衡雍

潘黨曰君盍築武軍

築軍營以彰武功

而收晉尸以為京觀

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

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

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

戢干戈載橐弓矢

周頌時邁篇橐韜也

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

王保之

肆遂也夏大也言武王既息兵又能求美德故功業遂大信哉王能保天下也

又作

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祖惟求

定

鋪布也繹陳也美武王能布政陳教使天下歸往求安定

其六曰綏萬邦屢豐

年

綏安也屢數也

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

者也

此武七德

故使子孫無忘其章

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

今我使

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

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

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

之亂幾危也以為已榮何以豐財兵動則年荒武有七德我

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祀先君告

戰勝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

以為大戮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于是乎有京觀以懲

淫慝今罪無所晉罪無所犯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

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傳言楚莊有禮

所以遂興

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

石制鄭大夫

將以分鄭而

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

僕叔魚臣也子服石制也

君

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

言恃人之亂以要利

詩曰

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詩小雅離憂也瘼病也爰于也言禍亂憂病于何所歸乎歎之

歸于怙亂者也夫

恃亂則禍歸之

公羊傳

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

據城濮之戰得

臣稱人

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

稱林父及楚子戰惡以晉臣與楚君抗禮

故云不與

曷為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莊王伐鄭勝乎

皇門

勝戰勝皇門鄭郭門

放乎路衢

路衢郭內衢道

鄭伯肉袒左執茅

旌

茅旌祀宗廟所用茅斲曰藉不斲曰旌

右執鸞刀

鸞刀宗廟割肉之刀執宗廟器者示

以宗廟不血食自歸首

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

言已有過

于楚邊垂之臣諫不赦斥莊王

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馬辱到敝

邑

沛馬怒有餘之貌

君如矜此喪人

自謂已喪亡

錫之不毛之地

使帥一二耆老而綏焉

六十稱耆七十稱老謙不敢多索丁夫願得主帥一二老

美以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

是亦莊王諫不斥鄭伯之辭交易猶往來也言君之不善臣屢往來為惡言

是以使寡人

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

緇廣充幅長尋

曰旒繼旒如燕尾曰旆加文章曰旗錯革鳥曰旗註旒首曰旌

左右撝軍退舍七里

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

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

艾草為防者曰廝汲水漿者曰役養馬者

曰扈炊烹者曰養

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

王曰古者杆不穿皮不蠹則不出于四方

杆飲水器穿敗也皮

表也蠹壞也言古者出四方皆當有所長費喻已出征伐士卒死傷固其宜也

是以君子篤

于禮而薄于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

善用心  
曰詳

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

師之救鄭者至

荀林父也

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

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

吾威之強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

之還師而逆晉寇

言還者時莊王勝鄭去矣會晉師至復還戰也

莊王鼓之

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

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

佚猶過使



得渡水  
去也

穀梁傳

績功也功事也日其事敗也

不書救鄭緩不及事無救患之實也中國與楚戰  
無論勝敗皆以中國為主故書晉及徐邈以為內  
晉而外楚是也將稱元帥乃史策之通例胡氏安  
國謂戰以晉主之責其非觀釁之師敗以林父主  
之責其不能制命皆非經之本義

秋七月

附錄

左傳 鄭伯許男如楚

為十四年  
晉伐鄭傳

秋晉師歸桓子請

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

貞子士  
渥濁

不可城濮之役

晉師三日穀

在僖二  
十八年

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

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

鬪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

毒也已 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

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

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

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于

明晉侯使復其位

言晉景所以不失霸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左傳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

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

蕭潰申公巫臣曰

巫臣楚申縣尹

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

勉之

拊撫慰

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纊綿也言說以忘寒

遂傅于蕭

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

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

也無社素識叔  
辰故因却呼之

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

曰無

麥麴，鞠窮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  
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

河魚

腹疾奈何

叔展言無禦  
濕藥將病

曰目于智井而拯之

無社意  
解欲入

井故使叔展視虛

若為茅經哭井則已

叔展又教結  
茅以表井須

廢井而求拯已

哭乃應  
以為信

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

之

號哭也傳言  
蕭人無守心

楚莊得陳鄭而不有傳以為賢觀其滅蕭則知前  
日之釋陳乃料其國大眾心難移而非果能以德

禮屬諸侯也。蕭既滅亡，必無赴告。蓋楚莊既服陳，鄭北挫晉師於河上，遂有鞭笞天下之心。故以滅蕭告於諸侯，以相震攝耳。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清丘杜注衛地濮陽縣東南在今直隸開

州東南長樂里此大夫同盟之始

左傳 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

原穀先穀曰

恤病討貳，于是卿不書。

經俱稱人

不實其言也。

宋伐陳衛救之不討

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

蕭乃宋之附庸在宋之南去楚千有餘里楚既敗  
晉又直抵宋郊滅其附庸故宋衛曹皆懼而欲倚  
晉然晉及諸國不能信任仁賢修明政事以自彊  
而徒要盟以禦楚末矣其書同盟蓋晉霸既衰諸  
侯散而復合故載書以是要言耳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左傳

宋為盟故伐陳

陳貳于楚故

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

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欲背盟救陳

而以死謝晉為十  
四年衛殺孔達傳

清丘之盟陳人不與宋師伐陳問陳故也但陳有  
弑君之亂晉不能討而楚討之雖曰縣陳尋復封  
之其德於楚而不貳未可深責也故衛以救書示  
陳之無罪而被兵也然宋之伐陳雖過而輔霸之  
義則正衛之救陳雖善而背盟之罪難辭直書而  
其義皆著矣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公羊作  
伐衛

左傳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十一年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以洩不肯平之憾也間歲而齊又伐之徒以魯有向之獲而齊未有耳莒豈負齊魯之邑哉書師見用大衆以扼小邦也

### 夏楚子伐宋

左傳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救蕭在前年君子曰清丘之

盟唯宋可以免焉宋討陳之貳不肯盟言故也



楚伐宋以宋師嘗伐陳也陳不與清丘之盟晉所當問而不能問宋伐晉伐之以犯楚怒又晉所當救而不能救諸侯何恃哉胡氏安國謂宋伐陳以召楚兵則楚人有辭以伐故書其爵謬矣上年滅蕭明年圍宋兇暴已甚而俱書楚子亦得謂之有辭乎書楚子以見其君親將耳陳蔡世服於楚楚有事於中國皆自鄭及宋楚成爭霸敗宋於泓楚穆爭霸弱宋於厥貉楚莊之興挾鄭以侵宋此年

之伐明年之圍又明年宋人力屈求平而南北之  
勢成矣成十八年彭城之役楚又挾鄭以圍宋非  
悼公之畧則不待襄公之末盟于宋而南北分霸  
早見矣

秋螽

公羊  
作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左傳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

清杜注一名清原  
今山西稷山縣西

北有清  
原城

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于先穀

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  
穀之謂乎

穀違命喪師復召狄謀亂討之固宜而稱國以殺  
不去其官者何將責元帥林父不能制命晉侯既  
復其位自戰邲至此逾年矣何為始討其罪意穀  
好剛任直當國大臣多惡之會楚復伐宋故追咎  
前敗而清之師謂穀召狄亦附會以成獄辭如郤  
至實召楚師之類耳故稱國以殺見其出於君大

夫之喜怒而不去其官見其非死於軍刑也

附錄  
左傳

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

尋清丘之  
盟以責衛

使

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  
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

任

亢禦  
也

我則死之

為明年殺  
孔達傳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七百五十五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三十

宣公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

以殺告故

免于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

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

以達有平國之功

使復其位

故以女妻其子

孔達自縊而稱國以殺端本清源之意也進謀者  
臣而制命者君始則用其謀以行私終則殺其人  
以謝過可乎此與魯刺公子買之事無異故不去  
其官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左傳

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

晉敗于邲  
鄭遂屬楚

告于諸侯蒐焉

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

使鄭  
自謀

而來

鄭人懼使子張伐子良于楚

十二年子良質于楚子張穆公孫

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召之

有謀國之

禮事在

四年

晉以救鄭致敗于邲鄭乃翻然從楚楚之得志於諸侯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而晉景奮然自將以伐鄭自是合諸侯以伐鄭者一同盟者四皆君親之於是齊魯從而鄭亦服是以為國貴自強也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傳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申舟無畏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

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文十

年楚子四孟諸曰鄭昭宋聾昭明也聾暗也晉使不害我則

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犀申舟子以子託王示必死及

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

也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殺其使者必伐我我亦亡也亡

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投振也屢及于窒皇

窒皇寢門寢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蒲胥楚市言其



興師  
甚速 秋九月楚子圍宋

楚莊始則滅蕭以逼宋繼則伐宋以聲其救蕭之  
罪又遣使不假道以激怒於宋而使殺之至是國  
君親將環其國而攻之宋為晉受兵而晉坐視不  
救咎在晉耳胡氏安國於衛人救陳以為著宋之  
罪而伐宋圍宋皆曰宋所自取失經旨矣晉之失  
謀莫過於置宋不救盖果能悉師救宋因宋以守  
雖勝不可必而楚人糧盡師老無功而退天下諸

侯畏楚之殘服晉之義必將改圖北嚮而霸事可成乃比之雖鞭之長不及馬腹不知宋既折而入楚則餘威震於齊魯而南北分霸之勢成矣甚矣晉人之昏冥也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左傳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

晏今山東齊河縣西北有

晏城衆字記謂之晏嬰城桓子晏嬰父

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

宣子  
高固

子家其亡乎

子家歸父字

懷于魯矣

懷惡也

懷必貪貪

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為十八年歸父

奔齊

傳

魯西南與宋為界楚人圍宋有震鄰之恐行父當國欲使歸父會楚以謀其不免但素服於齊而方是時楚使申舟聘齊是齊楚之交已合也故先遣歸父會穀以觀齊之向背以將會楚告所以盡事齊之禮而恐逢其怒也至以大夫會諸侯則自單

伯會鄆公孫敖會戚已為故事於歸父不足責矣

附錄  
左傳

孟獻子言于公曰臣聞小國之免于大國也聘

而獻物于是有庭實旅百

物玉帛  
皮幣也

朝而獻功于是有

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

獻功獻其治國及征伐之  
功于牧伯容貌容顏威儀

也采章車服文章也嘉淑令辭  
稱讚也言往共則來報亦備

謀其不免也誅而薦

賄則無及也

薦進也

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為明年  
歸父會

楚子  
傳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左傳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終前  
年傳

自楚莊討陳亂挫晉師圍鄭圍宋威懾中夏然鄭  
宋被圍始皆闔城固守力屈而後求成獨魯不然  
兵未及國望風而靡僖公二十一年楚獻宋捷魯  
君會薄先諸侯而趨之今楚方圍宋歸父復及宋  
之未平而求媚焉文仲竊位不能正僖公之失固  
不足怪孟獻子賢大夫也而倡薦賄之謀亦可鄙  
也已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傳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

伯宗

晉大夫

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言非所擊

天

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

心

度時制宜

川澤納汙

受汙濁

山藪藏疾

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

瑾瑜

匿瑕

雖美玉之質亦或居藏瑕穢

國君含垢

恐垢恥

天之道也

晉侯恥不

救宋故伯宗為言小惡不損大德之喻

君其待之

待楚衰

乃止使解揚如

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

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

反言晉不救

不許三而許之登諸

樓車

樓車車上望櫓

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

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

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

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

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

欲為義者不行兩信欲為信者

不受二命

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

賈廢墜也

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

成其君命

死而成命臣之

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

考成也

死又何求楚子舍

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

在宋積九月不能服宋故

申犀稽

首于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

馬

未服宋而去故曰棄言

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

示無去志

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

反之牀

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之姓名因而利道之華元盖用此

術得自通

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

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

古人以城



下之盟為恥  
故寧亡不從

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

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

詐爾無我虞

盟不書  
不告

公羊  
傳

外平不書此何以書

據十二年楚  
鄭平不書

大其平乎已

也

已二  
大夫

何大乎其平乎已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

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于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

窺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

堙登  
城具

司馬子反曰

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

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

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

圍者見圍之國

秣以粟置馬口中柑以木銜其口不令食粟示有蓄積肥者體肥之人使應客示飽足也情實也

華

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

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

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  
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  
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  
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

曰諾

先以諾受  
絕子反語

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

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  
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  
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

曷為貶平者在下也

穀梁傳

平者成也善其量力而反義也人者衆辭也平

吾人謂大夫  
歸父存在也

不書宋及楚平而曰宋人楚人衆辭也君臣上下  
同欲之也蓋宋之力屈而楚師亦幾頓矣故皆以  
得平而息師為幸也文九年陳平不書宣十年鄭  
平不書即僖二十四年宋及楚平猶不書也至是

年乃書之盖陳蔡鄭許已若楚之內臣宋復不支而南北分霸之勢成矣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潞氏赤狄別種以國

名為氏子爵也今山西潞城縣即其地縣東北有古潞城

左傳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為政而殺

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鄆

舒有三雋才不如待後之人

雋絕異也後之人繼鄆舒者

伯宗曰

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

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

仲章潞賢人黎氏杜注黎侯國上黨壺關

縣有黎亭今山西長治縣西黎侯亭是也又山東范縣有黎侯城則黎侯失國寓衛所居之地

虐我

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僞才而不以茂德茲

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

其命

審其政令

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

而討焉母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

之故滅天反時為災

寒暑易節

地反物為妖

羣物失性

民反德

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

文字也制字之體正之反為乏

盡

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

梁

曲梁杜注廣平曲梁縣今曲梁故城在直隸永年縣東北

辛亥滅潞鄆舒奔衛

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公羊傳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為善也躬足以亡爾言其去俗

歸義適足以亡雖然君子不可不記也離于夷狄而未能合

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不有猶不顧也是以

亡也

穀梁傳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如衛侯滅卑國月謂附

庸之屬如齊  
侯滅萊之類

夷狄不日

如楚滅江黃吳  
滅州來之類

其日路子嬰

兒賢也

宋人易子而食析骸以爨以待晉救晉坐視不前  
以致諸侯皆南嚮而事楚晉乃用大師以滅潞氏  
明年又伐甲氏及畱吁其棄諸侯而隳先業可愧  
莫甚矣潞國名赤狄之別種也凡滅國而奔者不  
名其位或未絕也以歸者名之責其無興復之志  
也唯夔子不名先儒以為無取滅之道理亦可通



# 秦人伐晉

左傳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

輔氏杜注晉地今陝西朝邑縣西北

有輔氏城

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畧狄土

稷杜注晉地河東聞喜縣西有

稷山在今山西稷山縣南晉時新破狄土地未安

度秦師之弱故別遣魏顆拒秦而自東行定狄地

立

黎侯而還

狄奪黎土及晉復立之

及雒

晉侯還及雒也雒杜注晉地

魏顆敗

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

武子魏犇顆之父

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

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

氏之役顛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

亢樂也

杜回躓而顛

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自二年秦師伐晉晉不報秦今十四年矣茲復伐晉必楚人既服鄭宋有力征中夏之心故使秦出師以相牽制俾晉不暇南顧耳幸而楚旅旋卒晉得以其間挫齊致宋諸侯復合尚能與楚相抗不然則諸侯駢首南嚮雖欲分霸而不可得矣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傳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

三人皆王卿士

使王子捷殺召

戴公及毛伯衛

王子捷即王札子

卒立召襄

襄召戴公子

公羊傳

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

禮天子庶兄冠而不名札其字也不稱伯

仲者避同母兄弟

知其為庶兄也

梁傳

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

也

解經不言殺其大夫

兩下相殺也

若言殺其大夫則是上殺下非兩下相殺矣

兩

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非

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則何志焉  
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  
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  
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兩下相殺不志於春秋此其志者矯王命以殺之  
也桓襄以前列國交相侵伐是外諸侯不稟王命  
也至王之庶長一朝而殺世臣二人則內卿士亦  
不奉王命矣故以為非常而志之不稱子札而曰

札子諸家之說皆穿鑿而不安似史文舛誤當闕

所疑

附錄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

左傳 士伯士貞子瓜衍今山西孝義縣北有瓜城 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

吾喪伯氏矣 伯桓子字邲之敗晉侯將殺林父士伯諫而止 羊舌職說是賞

也 職叔向父 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 周書康誥

庸用也祗敬也言文王能用 士伯庸中行伯 言中行伯可用敬可敬此物此事也

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

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

詩大雅文王篇錫賜也言文王布陳

大利以賜天下故能

載行周道福流子孫

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晉侯使

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

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心之精真是為魂魄為八年殺趙同傳

秋螽

宣公煩於朝聘賂遺之末竭內奉外人事乖而戾  
氣應之矣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無婁公羊作牟婁杜注杞邑案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

時已為莒邑  
杜注疑有誤

高固自以事出魯宣使大夫候之於途諂事外臣  
書之以示貶也

### 初稅畝

左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周法民耕百畝公田

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

公羊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  
按畝初稅

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

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

什一而借民力以什與  
民自取其一為公田

古者

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  
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  
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穀梁傳

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

借民力治公  
田不稅其私

初

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

百畝公田居一

八家皆私百畝  
中百畝為公田

私田稼不善則非吏

非責也更田峻也言吏  
急民使不得營私田

公田稼不善則非民

民勤私也

初



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

民為已悉矣

悉謂盡其力

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蔥韭盡取

焉

公田百畝中又以二十畝為八家之宅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楸桑以備養生送死

始變法以厲民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宣公因國用不足既收公田之入又履私畝而稅之是倍取於舊矣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二猶不足則皆宣公啓之也

冬稼生

公羊傳

未有言螽生者此其言螽生何螽生不書

曰螽生

既大曰螽生例不書

此何以書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

云爾

聞災當懼而反幸者猶曰宜得此災有受之者爾

受之云爾者何上變

古易常

謂宣公變古常制而稅畝

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于此

馬變矣

人君觀此則宜遇災而懼知所變計

穀梁傳

螽非災也

初生故

其曰螽非稅畝之災也

非責也

螽之始生即為螽方螽於秋冬又生子災之及民重矣螽飛蔽天或來自他處故不言生螽生於境

內人見其生故異文

饑

左冬螽生饑幸之也

螽未為災而書之者幸其冬生不為物害時歲雖饑猶喜而書

之

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荒民無菜色  
今宣公一遇螽螽遽至於饑則以平時不知務農  
重穀以待緩急之需也莊二十八年大無麥禾而  
不書饑蓋當其時猶知告糴以救災也宣公之篇

書饑者再是既無倉廩之藏又乏救荒之策惟坐視其民之饑而死耳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甲氏留吁杜注

赤狄別種胡氏注留吁謂之純留今山西屯留縣南有故城

左傳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

鐸辰不書留吁之屬當在今山西潞安府境

三月獻狄俘

獻于王也

晉侯請于

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

代林父將中軍且加

以太傅之官黻冕命卿之服

于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

吾聞之禹稱善人

稱舉也

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

言善人居位則

無不戒懼

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

賞不僭刑不濫也

諺曰民之多

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甲氏者潞之餘種畱吁其殘邑也前此楚人圍宋

晉坐視不救諉曰鞭長不及於潞氏甲氏則窮搜

不已且攢函之會無幾時而滅狄者三蔑德棄信

何以宗諸侯乎

夏成周宣榭火

榭公羊作謝火  
公羊穀梁作災

左傳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

災

公羊傳

成周者何東周也

溼水西為王城溼水東下都為成周

宣謝者何

宣宮之謝也

宣宮宣王廟至此不毀者有中興之功

何言乎成周宣謝

災樂器藏焉爾

夷厲之時樂器有壞故宣王作之

成周宣謝災何以

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

孔子作春秋上黜杞下故

宋而新周

穀梁傳

周災不志也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

之也

榭者講武之屋宣王中興南征北討其用武於四方必有講肄之所即成周宣榭是也宣榭火而興王之迹泯矣聖人重之而書示不忘古也

秋郊伯姬來歸

左傳

秋郊伯姬來歸出也

伯姬魯女嫁鄭者

婦人歸寧曰來出曰來歸齊人來歸子叔姬叔姬

無罪彊歸之也。郊伯姬來歸，伯姬有罪自取之也。杞叔姬亦大歸也。而書卒書杞伯逆其喪歸，則義尚有不當絕者。郊伯姬不書卒，不書喪歸，則其過必有甚於杞伯姬者矣。

附錄左傳

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

毛召難在前年

王孫蘇奔晉。

晉人復之。

毛召之黨欲討蘇氏故出奔

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

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

原襄公周大夫

殺烝。

烝，升也。升殺于俎。

武子

私問其故。

享當體薦而殺烝，故怪問之。武士會諡季其字。

王聞之，召武子曰：



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

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儉

宴有

折俎

體解節折升之于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

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

禮也

公謂諸侯卿雖享亦當用宴禮

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

之法

傳言典禮之廢久

冬大有年

穀梁傳

五穀大熟為大有年

大者非常之詞有者不易有也記其有者所以見其無也宣公享國十有八年而僅一有年故以為

非常而書之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宣公華而少實其於邦交以勢利為疏數來赴而不會其葬者多矣乃許昭蔡文皆會其葬蓋許蔡為楚之私公方附楚故不敢畧許蔡之喪紀耳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斷道杜注  
晉地今山

西沁州東

有斷梁城

左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

欲為斷  
道會

齊頃公

惟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

跛而登階  
故笑之

獻子

怒

獻子  
郤克

出而誓曰所不報此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

樂京廬待命于齊

樂京廬郤  
克之介

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

使得齊之  
罪乃復命

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

弗許

私屬家衆為成  
二年戰于鞏傳

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

會

晏弱  
桓子

及斂孟高固逃歸

聞郤克  
怒故

夏會于斷道討貳

也盟于卷楚

卷楚即  
斷道

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

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

執三子不書非卿野王杜  
注野王縣屬河內今河南

懷慶  
府治

苗賁皇使見晏桓子

苗賁皇楚闕椒之子楚滅  
闕氏而奔晉食邑于苗地

晏弱時在野王  
故因使而見之

歸言于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

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

舉皆也

諸侯皆

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

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欽孟而逃夫三

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

逆彼以懷來者

彼齊三人

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

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

反者得辭

反者高固謂得不當來之辭

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

用之晉人緩之逸

緩不拘執使得逃去也傳言晉不能修禮諸侯所以貳

殺梁

傳 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不于清丘發傳者清丘魯不會故重舉以包之

也

魯衛曹邾地皆鄰接於宋宋乃四國之藩蔽也宋折而入楚故四國自危晉亦懼楚故復結是盟其書同載書以是要言也穀梁以為外楚二傳以為謀齊蓋外楚其本謀而晉方怒齊故亦命事於會耳

附錄左傳

秋八月晉師還

范武子將老

初受隨故曰隨武子後更受范

復為范武子

召文子曰變乎

文子士會之子變其名

吾聞之喜怒以

類者鮮易者實多

易遷怒也

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

子如社亂庶遄已

詩小雅  
遄速

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

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

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

豸解也  
欲使郤

子從政快  
志以止亂

爾從二三子唯敬

二三子晉  
諸大夫

乃請老郤獻

子為政

秋公至自會

宣公會盟兩書至黑壤事齊而不事晉危晉之見

討而不得釋也斷道背齊而與晉謀伐齊危齊人

之見討也宣公既得國以後卑屈事齊惟恐獲戾  
逮齊惠公卒事齊之禮漸疎復附楚依晉以謀齊  
內不能守禮明政外不能講信修睦而傾側於彊  
大之間其何能國乎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左傳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

公子不在曰弟以兄為尊凡稱弟皆母弟也此策書之通例

穀梁傳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



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宣公弑逆故其祿不可受兄弟無絕道故

雖非而不去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足以厲不軌是以貴之

叔肸為宣公母弟生不見於策書死不稱公子則未為大夫明矣非大夫而書卒以其賢也傳稱得春秋之義者二衛侯之弟鱣以政刑無常潔身去國叔肸遭宣公大逆孔懷之誼不忍奮飛終身不

食其祿皆處變而得其宜然叔盱所為內可以盡私恩外足以維公義故傳於鱣曰合於盱曰取貴則賢於鱣遠矣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左傳

十八年春晉侯衛太子臧伐齊

太子臧穆公子

至于陽穀

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齊霸國之餘晉文資其力以敗楚自文公卒齊不

復從晉盟晉方不競於楚是以問不及齊至是以諸侯同心外楚徵會而齊不與乃毅然親將以伐之實得繼霸之義韋之戰雖曰逞忿然自是齊服而東諸侯無貳心無會不與無役不從與楚相抗者近百年不可謂非謀國之善也

### 公伐杞

杞世婚於魯杞桓公魯出且娶於魯僖文之世各一來朝宣公篡立杞伯終其世不來朝蓋疾其躬

為大惡雖不能討而恥相附也故憾之而親伐焉  
然適以自暴其惡而張杞之義耳

夏四月

附錄  
左傳

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

公不事齊齊與晉  
盟故懼而乞師于

楚不書  
微者行

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

鄆穀梁  
作繒

左傳 秋邾人戕鄆子于鄆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

弑戕皆殺也所  
以別內外之名

公羊傳 戕鄆子于鄆者何殘賊而殺之也

穀梁傳

戕猶殘也稅殺也

稅謂捶也

戕者殘賊而殺之也于鄆罪鄆之臣子不能救君難也邾文公時曾虐用鄆子然尚以會盟于邾也今乃使人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則鄆豈虛無人乎至邾人滅人理而悖天常則不待貶而惡見矣

甲戌楚子旅卒

旅穀梁作呂楚始書卒

左傳 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

成二年戰于韋是

楚于

是乎有蜀之役

在成二年冬蜀杜注魯地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在今山東泰安州西

公羊

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

葬從臣子

辭當稱王

故絕其葬

穀梁

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日少進也日而

不言正不正簡之也

中國卒正則日不正乃不日夷狄進之則日不論正不正故云

之簡

楚君至是始書卒魯事之一如齊晉故著於策書也  
也不書葬孔子削之也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

春秋恐民之惑故不稱楚越之王喪蓋辟其號而不書其葬也楚入春秋百年武文成穆未敢有窺周室之心至楚子旅而觀兵問鼎力征中夏聘於齊晉直用王使過賓之禮非天奪其年不盡臣天下之諸侯不止也卒書其故爵蓋黜其淫名以正君臣之名分而先儒乃謂進之是以爵之貴之是以卒之其義悖矣

公孫歸父如晉

左傳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

歸父襄仲子

欲去三

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

宣公用歸父之謀欲去三桓以張公室其事未嘗  
不正而宣公薨歸父逐三桓之勢益張豈惟謀之  
不審哉其道固不足以勝三桓也仲遂身為大逆  
而任其子以圖世族義既不足以動人晉政方在  
彊家而藉其力以逐內臣則謀亦不能以自遂使  
能信任仁賢修明政教漸收其威柄則三桓必有



戢志公室可以自張然宣公篡弑之人豈足以語

此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穀梁傳

正寢也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笙公羊穀梁作  
檉杜注魯竟也

左傳

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

援者仲也夫

適謂子惡襄仲殺之而立宣公事齊通  
楚以失晉援季文子怨歸父欲去三桓

故借此以  
為之罪

臧宣叔怒曰

宣叔文仲  
子武仲父

當其時不能治也

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

許宣叔名  
時為司寇

遂逐東

門氏

襄仲居東門  
故曰東門氏

子家還及筮壇帷復命于介

除地  
為壇

而張帷介副也將  
去使介復命于君

既復命袒括髮

袒衣以  
麻約髮

即位哭三

踊而出

依在國喪禮說  
哭位公薨故

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

之也

公羊  
傳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于晉還自晉至

檜聞君薨家遣墀帷哭君成踊

踊辟踊也成踊成  
三日五哭踊之禮

反

命乎介自是走之齊

穀梁傳

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與人之子守其父

之殯

人之子謂歸父子也言成公與歸父子共守宣公殯

捐殯而奔其父之使

者是以奔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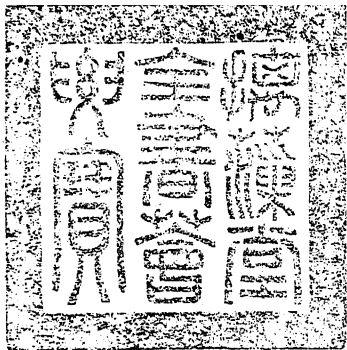
捐棄也成公棄父之殯逐父之使父命未反而已逐之是與親奔父無異

至裡遂奔齊遂繼事也

歸父謀去三桓會公之薨季氏乃追論仲遂弑君之罪而逐歸父觀傳所載行父倡言臧孫逐之若無嗣君者行父罪不容誅而成公不足有為亦於此可見矣歸父奉使而還聞君薨家遣常人當此

必震懼失常而墀惟哭君成踊反命乎介則猶能  
守禮者惜乎其始謀之不臧也

日講春秋解義卷三十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錄舉人臣葉大奇